

第十八回 張貴兒女扮男妝 盤把總傳消息

詩曰：

人生最苦是別離，苦是別離道路岐。
伯勞飛燕不相顧，登山臨水去猶疑。
舊約難尋春夢斷，魚書雖寄恨遲遲。
惆悵香雲壓架重，起來佇向醅釀立。

話說李公主，因逢玉思念張貴兒，勸他差人到梅花村探訪下落，不知張貴兒已到桃花村逢玉家中住年餘了。只因作者獨有一管筆，一張口，說得這邊，講不得那邊，故此要講逢玉一邊，不得不把貴兒一邊暫且放下。今逢玉的事已說完了，自然要接上去把貴兒的事，細細補寫出來。看官若不嫌絮話，待不才緩緩說與爾聽。正是：

林泉無事小神仙，悟破南華了萬緣。
酣臥小樓春睡足，起來閒把古人編。

話說張太公與逢玉游羅浮，遇黃野人贈句，語意不佳，恐家中有事，忙別了逢玉奔回家中，家妻女平安，心才放下。料逢玉到從化，往返只在二三月間，預先尋個精於日課的李老泉，叫他揀定個搬移吉日，專候逢玉到來一同搬往程鄉居住。不覺間：

茲辰戒流火，商飈早已驚。
雲天改夏色，木葉動秋聲。

暑退涼生，早是七月了，逢玉尚不見到。張太公心中憂疑，每日飯後就來坐在村口呆望，如是者又月餘。一日，天色已晚，立起身來扶杖要回，見遠遠地一個人騎馬而來，心中大喜道：「這來的不是黃郎是誰！」老眼昏花，倚著拐杖，把眼擦了又擦，看看至近，那人舉手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張先生。怎麼這時候，還在此等甚人兒？」張太公朦朧看去，卻是西村葉秀才。支吾了幾句，一步懶一步的摸了回來。只見娘子龍氏，倚在門首埋怨道：「黃郎若回自會進來，黃郎不回，爾就在村口望穿了眼，怎得他來！爾偌大年紀，萬一失足顛翻在那裡，卻不教老娘晦氣！」張太公道：「我非不知，但念黃郎臨別時，歸思甚迫，今過期不至，我未免憂疑。」龍氏道：「聞得黃郎姑娘所生三子，皆不聽教訓，或者惹了甚事，代他料理去了，也來可知。爾只守在屋裡等他，不必又到村口，盼得七更八夜，害老娘擔干係。」張太公道：「爾也說得是。」自此張太公只坐在家裡等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冬盡春回，又早是新歲了。過了新歲，經旬累月，無日不雨，悶得個張太公坐臥不安。不才有首夜兩懷人不至詩云：

坐聽簷溜響瑯瑯，氣冷宵深別恨長。群粟不來經兩載，魚書無計問三湘。
驚風鐵馬鳴虛幌，戰雨芭蕉打粉牆。此夜應嫌關塞黑，並慳幽夢到山莊。

三月初旬，積雨稍收，張太公又要到村口等望，龍氏阻住，悶坐了。黃昏時候，霏霏漠漠的又下起雨來，張太公愁悶，不吃夜飯便和衣睡倒。夜至二更，一片聲喊，無數賊人殺進莊來。

貴兒因漏濕了衣箱，正挑燈開看，聞得喊聲，知是賊人，信手拿了一包衣服，走出房來，拔開後門，幸天色墨黑，容易躲閃，跑出屋後，也顧不得弓鞋細小，望著黑暗處，捨命的跑到山足，扒上山去，回頭一望，莊上烈燄燄，火光冲天而起。恐怕賊人來趕，沿岡亂跑，不提防圪鞮一聲，跌下一個土窟裡去了，忍著痛，做一堆兒伏住，氣也不敢喘一喘。挨到天明，方扳藤附葛扒了上來，弓鞋腳帶已不知落在何處，露出蓮藕般三寸金蓮，望著梅林，一步一步扒下山來。到得莊前，只叫得苦，一所莊院已燒做白地了，只剩左邊一間房子，塌了半邊尚未燒盡。貴兒放下衣包，伏地大慟。幸貴兒還是有經濟的女郎，不然，遇此大難，一個伶丁小娃，不死也要流落了。

貴兒哭了一會，想道：「而今哭是無益了，只是父母不知存亡，二兄遠出，急切不得通信，黃郎負約不至，近處又無個親眷可投，叫奴怎樣好哩！」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，含著淚，走起身來，向火爍場團團走了一回。見殘窗剩瓦，滿地縱橫，灶冷煙消，一無所有，淒淒匣匣又哭了一會。拾些燒不盡的破裳，扯來包了足，提了衣包，思量出至前村，尋個人家歇下再處。

出至籬邊一個小小坑坎邊，聽得有呻吟之聲，急向前視之，見一人伏在坎內，忙扯起看時，卻是家中使喚的粗婢小青，當夜被賊斫翻在坎內，不曾傷重，故此不死，只是滿身泥水，凍得半僵，說話不得。貴兒忙扶回燒不盡的破房裡來，取個折凳板與他坐下，欲在自己身上脫件衣衫，與他換換濕衣，低頭一看，方知身上泥水比他更多些。回見堂基上餘燼未息，走出來，拾些敗窗殘桷，堆在房裡，取餘燼吹著。扶小青至火邊，向了一時火，火暖陽回，舌頭柔軟，方才哭得出來道：「姑娘，太公太婆俱被賊捆去了，如何是好！」貴兒聞言大哭。當夜，二人忍著飢坐至夜半，火氣漸息，身上寒冷，心中畏怯，不敢出去拾柴，漸漸難忍，忽地想道：「現搶出一個衣包在此，今不取來穿，留待怎的！」吩咐小青把火吹亮，解開一看，只是叫苦。爾道如何？原來逢玉出門後，貴兒私下取個細嫩葛布，量逢玉身體，做成夏布巾包、絲鞋淨襪各二件，又把逢玉作聘的程繭手巾放在一處包好，欲待逢玉回來與他穿戴，當夜心慌，單單只拿著這個包兒。苦了一會，復自想道：「我的容貌，動人心目，獨自一個住在此處，若更遇著什麼山高水低的事，就要把這性命丟下了！不如把釵環首飾換些盤錢，將現成衣服改了男妝，竟尋到黃郎家中，住在公姑處，俟黃郎回來再商量來報仇罷。」

主意定了，挨至天明，把釵環取下，穿起做與逢玉的巾衫，把包袱扯來做了腳帶，包大了腳，穿起絲鞋淨襪，走至井邊一照，暗暗笑道：「慚愧，如此穿戴起來，張貴兒竟是一個美丈夫！」小青不覺失笑道：「一姑娘穿了這衣服，極似黃郎當日。」貴兒戒之道：「今後勿叫姑娘，只叫我為相公。」遂使小青引路，望市上來，見一路居民被賊殘虐，哭聲不絕。來至市上，把首飾換出二十多兩銀子，又代小青在舊衣鋪中買件長隨衣帽，到僻靜處與他亦改作僕人模樣，買副鋪蓋與他挑了。尋個老成人，問了程鄉路程，出至河口搭船，竟望程鄉來。

一路無話，到來松江上岸，細細訪將進去，漸漸山高林茂，路狹溪回。轉灣抹角的穿過幾個幽林，陡起一山阻住去路，貴兒心中驚訝道：「莫非走錯了路麼？」急忙扒過岡子，轉出山嘴，豁然露出一個村來，真個：

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貴兒看時，一道清流，夾岸都是桃樹，其時正是三月下旬，積雨初晴，溪光山色相映如畫。不才有桃溪文一篇，其後半幅云：蓋有泉焉，其流清以長，潺湲可愛，足供幽人之玩也。

又有桃焉，其華穠而郁，豔冶堪憐，足悅士女之目也。

溪而有桃，則波光愈增其媚。臨流漱澗，如逢仙府於武陵；

桃而俯溪，則芳華更饒其韻，幽香芬郁，如遇仙子於天台。

花染流紋搖錦浪，泄天地之文章；水流花片弄清華，繪古今之圖畫。

鄉之士，日飲其水，故錦心繡口，代不乏人；鄉之女，日食其實，故宜室宜家，世多其譽。

貴兒心中正喜，忽見一老者，頭戴箬笠，身穿葛袍，一縷美髯其白如銀，由松林裡踱將出來。貴兒忙上前深深一揖道：「請問長者，這裡就是桃花村麼？」老者忙回揖道：「正是，相公何來？」貴兒道：「晚生由惠州來，要到村裡寄個信兒與思齋黃太公的。」老者忙問道：「什麼信兒？」貴兒道：「他令郎逢玉兄，去年三月住在敝莊一月，起身時，知晚生要到貴縣，特托捎書與太公。」老者大喜道：「只老夫便是，不肖子一去不回，又無音信，憂得他母親臥牀不起。兄來得正好，請兄到舍下一敘。」把手一拱道：「休怪，老夫引路。」一同來至草堂，老者大喝道：「快拿茶來！有位相公捎逢玉兒子書信到了。」逢玉母親沙氏，聞得兒子有書到來，一骨碌扒起牀來走出前堂，正要問兒子下落，只見貴兒見了沙氏，忍慟不住，走上前來雙膝跪下，大哭道：「婆婆收留媳婦則個！」思齋夫婦大驚道：「相公何為如此？」貴兒道：「媳婦張氏，係惠州梅花村人氏。請公婆坐下，容媳婦訴來。」遂把逢玉借宿、法救、結婚，一直訴到被寇焚劫、改妝來尋公姑等情，細細訴完，於身畔取出逢玉作聘的一條織錦程繡獻上，扯住沙氏衣襟放聲大哭。思齋夫婦接來看了，又驚又喜，忙扶起貴兒道：「既是吾媳婦，請起來更衣相見。」沙氏攜貴兒手進至房中，取首飾衣服與貴兒改了妝出來，請公姑上坐，拜見畢，命小青叩見。思齋夫婦見貴兒面如滿月，眉分八字，舉止端莊，語言溫潤，不勝大喜道：「真吾媳婦也！且喜媳婦已到家中，保全無事，路途勞頓，且去安息。但事已至此，媳婦須少自排解，勿過悲傷，俟逢玉兒子回來，再著人到火帶山探聽爾父母，如未被害，即行救取可也。」沙氏吩咐丫環打掃一間房子，與新婦歇息。自此，貴兒問安視膳，極盡婦道，二人大悅。

一夜，思齋起來淨手，從貴兒房門經過，聞得貴兒在房中哀泣。次日，密喚小青來問道：「我媳婦夜間哭什麼？」小青垂淚道：「奴婢姑娘，痛家太太婆慘遭奇禍，生死不保，夜夜涕泣，非獨昨夜也。特恐太公知之，或生憂愁，故此不敢明哭耳。」思齋聞言，愀然不樂，來與沙氏商量道：「媳婦每見爾我歡天喜地，我只道他聽吾言語，放下苦情，誰知背著爾我夜夜偷泣，人有多大精神，經得如此悲切！爾須叫他出來，待吾勸解他一番。」沙氏遂來房裡，挽了貴兒出來。思齋道：「媳婦，爾須節哀順變，再等吾兒數日，若又不回，為父著人到從化取他回來，更著人到火帶打聽親翁吉凶，務必體訪個實信回來與爾知道。若夜夜悲啼，甚非為父所望，爾宜戒之！」貴兒道：「媳婦沒有悲啼，公公勿憂。」思齋見媳婦賢達，心中愈覺不忍，日日倚著柴門，眼盼盼的翹望逢玉。真個：

倚門倚閭，陟岵陟屺。

一日，侵晨起來，見個慈烏在門前樹上呀呀的噪。思齋占個課兒，大喜道：「吾兒今日必回！」旁午時候，戴上箬笠，步至村口，等了一會。忽見一個大漢，把草笠掀在背脊上，跨著一口腰刀，袒著胸脯，雄糾糾的走進村口來，背後兩個大漢背著兩個大包袱，走得汗流浹背。見了思齋，把手一舉道：「借問前輩，這裡到桃花村還有多少路程？」思齋道：「前面就是。」大漢大喜道：「好了，尋著了！」思齋見他三人來得異常，暗暗驚訝，因拱手道：「三位到桃花村有何公幹？」大漢道：「卑末奉姑爺、公主將令，送家書與太公太婆的。」思齋道：「哪個姑爺、公主？桃花村恐沒有此人。」那漢道：「是逢玉黃姑爺的思齋黃太公，姑爺現開有路程鄉貫，那得沒有！」思齋聞言大驚道：「然則三位從梅花村來的麼？」那漢道：「不是，卑末是從嘉桂嶺來。」思齋愈覺驚訝。那漢見思齋只管盤問，因問道：「前輩可識黃太公麼？」思齋道：「只老夫便是。」那漢聞言大喜，忙跪下叩頭，思齋急扶起，引至草堂。那漢除下草笠腰刀，請思齋上坐叩見，思齋不肯，三個一齊跪下，磕了頭起來，垂手立在一邊，躬身稟道：「末將盤為連，奉姑爺、公主將令，齎書到來，奉候太公太婆，就令末將住在府上，俟姑爺回來，一同奉迎車駕到嘉桂嶺供養。」說畢，把包袱打開，取逢玉並李公主書奉上。

思齋忙開來看了，滿面愁容，吩咐小廝看茶，拿書走進後堂來，與沙氏商量道：「這個畜生，又走在嘉桂嶺招了李公主！媳婦聞之，氣惱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沙氏道：「李公主是甚麼樣人？」思齋道：「是嘉桂山瑤王李剛之女，剛死無嗣，眾將立之為王，萬曆十九年歸降朝廷，封金花公主，有眾二十萬，勇將百餘員。彼亦有與爾，要俟逢玉往德慶訪了姑娘回來，請爾我邀同張親翁一門搬至嘉桂供養，先使一個將官齎甘旨銀二百、大紅緞壽衣二襲到來。來意雖美，只是媳婦遭此大難，千辛萬苦尋到我家，夫婦尚未會面，忽聞此信，寧不氣殺！」沙氏聞言，亦愀然不樂。卻早被貴兒聽見，笑容可掬的走上前來道：「聞黃郎有書到來，求公公把與媳婦一看。」思齋見貴兒來索書看，不可不與，因歎口氣道：「不肖畜生，前已誤了媳婦，今又胡行亂做！媳婦，爾看我夫婦之面，不要氣他罷！」遂把書遞與，貴兒看了大喜道：「公公，媳婦之仇有報矣！」思齋忙問道：「如何見得？」貴兒道：「火帶山賊與南嶺、礮頭諸賊，相為犄角，兇悍異常，執官吏，攻鄉保，齧齧墳墓，繫累子女，屠戮人民，暴骸數澤。凡百姓被擒至寨，用索貫其鼻，穿其踵，倒懸在樑上，迫其寫書與家人親戚，備銀來贖，送了千金又要萬金。故此人一被擒，莫想得生。家父母年將七十，那裡經得恁般磨折？一到火帶，其死必矣！欲報父母之仇，非有強兵勇將不可。黃郎雖文武全才，其如無尺寸柄奈何？此媳婦之所深憂也。今幸李公主有如此之兵，有如此之將，又與黃郎情投意密，若托黃郎求之，彼必不惜興一旅之師，為媳婦誅此殘賊也！但得黃郎早些求他為妙。早則父母屍骸或猶可得，遲則白骨滿山，恐無可認處耳！」說畢泣下。思齋大喜道：「媳婦有如此雅量，又有如此見識，為父不及也！且媳婦有此孝思，神天必相佑助，親翁親母，必不至與諸難人同盡，願媳婦勿慮。逢玉四月往大紺，為父計之，約七八月間必然到得家中。既到家中，即命復往嘉桂請兵。諒在十月內外，必然破得火帶，救得親翁，媳婦寬心。」貴兒泣諾。思齋忙吩咐治酒，款待差官，出來收進禮物，安頓盤把總三個。誰知逢玉已被梅小姐招在天馬，後面又生出許多事故，竟不能回，看看數將幾終，歲且更始，融風布序，急景周年，而逢玉音信竟杳然。貴兒愁得漸漸玉容消瘦，心亂如麻，又恐公姑憂慮著他，怕老年人生出病來，不是耍處，外面佯為歡笑以安公姑之心，至夜輒伏枕上流涕，淚痛所積，衾枕皆丹。悲痛到無可如何，輒寄諸吟詠，以寫其悲情，所作皆悲酸慘絕，如猿啼鶴唳，不堪入耳。不能悉錄，今錄其一，以見其餘：

角枕宵長夢不成，羞翻舊史說緹縈。身終病後哀歌短，家為詠悲歎為榮。

孤月透簾寒有影，悲風到地壯無聲。恨深入骨殊難報，血淚漣漣暗自傾。

冬盡春回，木旺生火，久鬱之人，忽變成個心痛的病。初時還覺忍得住，到後漸漸難忍，日夜呻吟。思齋夫婦大驚，急忙延醫調治，所用不外竹黃、川貝、連翹、牛蒡，藥不對病，漸漸沉重。一日，晨起淨手，忽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昏暈在地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離散之餘，只有投桃花村一著，然妙有盤將軍一信，急急生出下文。不然，文字便難轉身矣。

野雀道人曰：醉園極不許這回文字，愚謂此回文字，其細膩熨帖直臻絕頂。看他寫李公主之恨天馬、痛逢玉，便至憤絕，便至放聲大哭，是公主家身份。貴兒之恨火帶、痛父母，只是偷泣，只是鬱悶，是媳婦家身份。至於秋谷之望逢玉，不異思齋之望逢玉，而卻各有分數，各有口角。文字至此，真毫髮無遺憾矣，尚何議哉？

[返回 >> 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